

五月记事

■ 欧兢兢

老屋院前的丝瓜藤又爬满了竹架,五月微风轻拂,那嫩黄的卷须宛如初生婴儿的小手,试探着抓住竹篾的纹路。漫步于田埂,阳光穿过层层交叠的绿叶,在泥地上织出细碎的金色网纹。恍惚间,30年前初夏的草木香,悠悠漫上鼻尖。

记忆中,祖母总爱坐在丝瓜架下的竹椅上,专注地做新鞋、纳鞋底。那泛白的青布衫,勾勒出她清瘦却坚毅的身影,银簪子斜插于发髻间,随着穿针引线的手法微微晃动。我经常顽皮地学着蝴蝶振翅,围在她身边转圈,惊得藤蔓上的细叶簌簌轻颤,满架绿浪随之涌动。“慢些跑,当心撞翻蚂蚁的酒席。”她轻声嗔怪,笑声里是对我无尽的疼爱。每当我跌跌撞撞摔进花丛时,她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,用沾着艾草香的手帕,轻柔地拭去我额角的汗珠。

村西头的槐花,那是五月最慷慨的馈赠。我时常和邻居二妹挎着竹篮,钻进那片槐花林。晨露沾湿

了布鞋,混着草叶与泥土的气息,酿出童年最清甜的梦。

枝头白花簌簌飘落,恍若一场永不落幕的雪。二妹突然拽住我的衣角,指向天空:“快看!”只见两只羽翼未丰的雏燕正笨拙地练习飞翔,老燕则在上方盘旋,翅尖几乎要划破低垂的云絮。我们屏气凝神,望着那两道黑色剪影掠过晒得发烫的谷场,最终隐没在远处翻涌的芦苇荡里。

暮色缓缓晕染开来,整个村庄都浸在艾草与忍冬的香气中。炊烟从各家烟囱里袅袅升起,起初是清浅的蓝,与天边晚霞缱绻交织,渐渐化作浓稠的紫,在瓦楞间缠绵游走。父亲扛着锄头归来,草帽里细心地藏着几颗熟透的野草莓。“给咱家妞妞的。”他布满老茧的手掌缓缓摊开,那抹鲜艳的红还带着泥土的温度与日光的余温。母亲在灶台前忙碌,铁锅里的蚕豆“噼啪”爆开,油香混着柴火味,在斑驳的土墙上投下晃动的光影,恍若童年最温暖的歌谣。

最难忘的是月夜,萤火虫提着灯笼在篱笆间巡游,像是星星遗落在人间的碎屑。我和祖父躺在竹床上数星星,他教我辨认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,说那是被天河隔开的两粒星子。蝉鸣声里,老黄牛在牛棚里反刍,尾巴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打蚊虫。忽然有流萤停在祖父的烟袋锅上,幽蓝的光晕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,竟比天上的星子还要明亮。

后来村东头修了公路,拉水泥的车子碾碎了田埂上的野菊花。丝瓜架在某个雨夜轰然倒塌,祖母的竹椅被雨水泡得发了霉。我跟着父母搬进县城时,二妹送我一个玻璃瓶,里面装着晒干的槐花和褪色的蝴蝶翅膀。“等丝瓜藤再爬满架子,你就回来。”她眼睛亮晶晶的,像盛着整个五月的晨露。

前些日子收到邻居的信,说村里要搞“乡村旅游”。我踩着青石板路往老宅走,发现晒谷场边新砌了仿古的亭台,原先的芦苇荡改成了垂钓园。但转过溪桥时,忽然瞥见

某户人家的矮墙上,几株野蔷薇正攀着竹篱疯长,粉白的花瓣落进溪水里,恍惚还是旧时模样。

推开斑驳的木门,丝瓜藤竟真又爬满了墙。新竹架代替了旧时的木桩,嫩绿的卷须在风里轻轻摇晃。竹椅还在老地方,只是积了厚厚的灰。我学着祖母的样子坐下,看阳光穿过叶隙,在水泥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
暮色四合时,我遇见在溪边洗衣的二妹。她鬓角已染了霜,却仍像从前那样爽利地拧着被单。“尝尝新摘的蚕豆。”她住我手里塞了把青豆荚,指甲缝里还沾着草汁。我们坐在老槐树下剥豆,看远处游人的彩伞像蘑菇般绽开。有孩童举着网兜追逐萤火虫,笑声撞在青砖墙上,碎成满地跳动的银鳞。

此刻,我躺在五月的怀抱里,听新蝉与老蛙对唱,看萤火与霓虹共舞。那些消逝的从未真正离去,它们只是换了个模样,继续在村庄的脉搏里轻轻跳动。

粽香飘来思亲人

■ 白卫民

端午未至,市场上小贩售卖粽子、香包的吆喝声此起彼伏,空气中浮动着若有若无的粽香味,我深吸一口这特有的香气,告诉自己端午节快到了。

每年端午前夕,父亲和母亲总是要忙碌好几天,到河边摘粽叶、买糯米、选大枣。快到端午节的前一天,母亲舀水淘米,父亲则早早将粽叶浸入一个大盆里,蜷缩的粽叶在清水中舒展成鲜绿的模样。

圆润饱满的糯米,经过清水的冲洗愈发莹白透亮,父亲用手抓一把捧在掌心,指尖轻轻拨弄,糯米便乖巧地排列开来,“泡到位,可以包了”,他对母亲说道。这时,母亲将糯米、红枣、红豆等食材一一摆放好。5片粽叶相互掺在一起,平铺在一个木板上,十字交叉摆放。只见父亲双手翻飞,动作娴熟,很快把粽叶挽成一个锥形,右手捞一把米和红豆放进去,用手轻轻一摁,再放几颗大枣,然后折叠粽叶封口。细细的棕绳在他手中缠绕,眨眼工夫,一个精致的三角形粽子就包好了。层层叠叠的粽叶裹住糯米和大枣,将浓浓的思念与爱意紧紧包裹。

母亲在一旁帮忙捋粽叶,递绳子,协助父亲。有时候,邻居大婶也过来帮忙。不一会儿包好的粽子堆成一座小山。我们家包完了,父亲还会被请到邻居家帮忙包粽子。

晚饭后,母亲把包好的粽子放进一口大锅里,加水先武火煮开后,再文火慢慢煮,直到煮熟煮透。火苗在锅底跳跃,锅里的粽子咕嘟咕嘟地翻滚着。母亲守在灶台前,不时拉风箱、添柴,炉膛的火光映红了母亲的脸庞,喜悦洋溢在母亲的脸上。煮了一个多小时后,屋里香气四溢,满屋子飘着粽子的香味。小时候我们哥几个守在锅台旁等候吃粽子,实在熬不过了连衣服没脱就睡着了。天刚麻麻亮,母亲掀开锅盖,一股热气腾空而起,粽香味飘了出来,我们哥几个被这香气熏醒了,一个个伸出脑袋看着锅里的粽子,顾不上穿衣服,直流口水。母亲笑着说:“一个个馋猫。”她拿来碗一人一个,充满爱意的眼神,盯着我们美滋滋地吃了起来。一个不够,再来一个!母亲也趁着热乎劲儿,盛好粽子走东家串西家,让邻居的娃娃也都尝一



图片由AI生成

下。吃饱了把嘴一抹,我们就兴高采烈地上学去了。

后来,我和哥哥举家搬到县城,每年端午节这天,父母一大早就坐十几里班车,赶在我们上班前到家门口,送来十几个粽子,注视着我们香喷喷吃下,才乐滋滋地回去。年年如此,风雨无阻。

2013年后,我因工作调到外地去了,每到端午节,母亲总是给我留几个粽子,不是等我回来吃就是在我走的时候,让我带到那边吃。离别时,她那不舍、期盼的眼神,一直目送我走出家门。

又是一年端午到,我轻轻推开老宅的门,空旷的院落,树叶静静躺在地上。邻居家的粽香不时飘进院落,我却再也闻不到父母亲包的粽子香味了,也吃不到当年粽子的味道了。

父母亲包粽子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浮现,我仿佛看到了他们送粽子时的眼神,这眼神就好像是永不枯竭的能量源泉,支撑着我跨越一道道荆棘小沟,在事业上取得一个又一个小的成就。

每想到这里,泪水已经湿润了眼眶。

印象黄山

■ 张翠霞

晨起推窗,薄纱似的白云下面,透着幽蓝,光晕如涟漪,缓缓地散开来,刹那间,一轮红日破云而出,跃出江面,将漫天云霞染成鎏金。晴日朗朗,期盼已久的黄山之行,终于如约启程。

一路上看到的青山绿水也没有心思欣赏了,我们一心只想看李白笔下的“黄山四千仞,三十二莲峰”的奇绝,好奇徐霞客“五岳归来不看山,黄山归来不看岳”的盛赞是否属实。更想替吉木小朋友看看,这黄山是不是黄色的。

9时许,大巴车在蜿蜒山路上穿梭,掠过碗口粗的竹林,再经20分钟索道滑行,我们终入黄山怀

抱。远处云雾升腾,温柔地裹住山腰,漫过座座山峰,眨眼间便隐匿了山的棱角。在蓝天白云里穿行,台阶仿佛化作云梯,真应了古人的诗句“一线天高不可升,穿云深处有梯登”。奇峰云海间,惊呼声,感叹声,此起彼伏。稍微有一块平地,人们便滑出去踮起脚尖,张着嘴巴,呼朋引伴,忙着用镜头定格美景。最有趣的是几位身穿红色衣裙的大妈,两人各站一边,威严地用登山的手杖做围栏,四五人站中间,一人举着手机,扯着嗓子喊着“黄山美不美”,其他人挺胸抬头,摆好姿势,齐声高呼“黄山美不美”,那热情劲儿仿佛要让整座山都听见。

这里云在飞,山亦在飞。飞崖峭壁间,苍松翠柏破壁挺立,枝丫一律向阳生长,难以想象它们在云海里如何扎根在深渊里呼吸。却能千寻绝壁处挺直腰杆,绿意盎然,也许是一股神秘力量,在守护这满目寒翠。

松风拂过,玉屏风颌首,卧佛低眉,让人心生敬畏。斜生在巨石旁的迎客松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白云深处的天都峰忽隐忽现,神秘妩媚。黄山峭壁奇石,奇石上的迎客松,云海里的天都峰,构成了壮观的山水画,升华为艺术品。李白能举杯邀明月,黄公望能画出千古名画,都是因为他们将自然视为有灵之

物,达到“物我一体”之境界。

我40年前登华山,因未睹日出抱憾多年。如今莲花峰又因为维修,同伴膝盖疼痛,近在咫尺而失之交臂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,人生就是这么丰富,有遗憾也有满足。五岳各有千秋,黄山的灵秀更是独树一帜,它们都符合“多样又统一”的自然之理。

返程时,坐在九龙潭瀑布前,回望黄山,我想告诉吉木小朋友,黄山不是黄色的,而是青色的、绿色的,是灵动鲜活的,等你长大,一定要亲自感受它的灵秀,也不要听“黄山归来不看岳”,走遍山河,就会发现更多惊喜。

吴堡玉

■ 宋红红

都说玉遇有缘人。一天我在楼下的小店里闲逛,只瞥了一眼,就被柜中的一个饰品——一只玉石小葫芦深深吸引住了。小小的一只,静静地躺在柜中不起眼的位置,浑身散发出温润的光泽。

“价钱不贵,但绝对是正品玉。”店里女主人温柔的嗓音让人感觉非常舒服。贵不贵无关紧要,重要的是我一眼就把它相中了,它可爱的模样和温和的气质深深吸引着我。葫芦和福禄谐音,福禄,这一刻我心动了。

福禄是人生中最好的遇见。就是这么奇妙,我的生活因为一只玉葫芦而生动起来。它通体散发出温和的光泽,颜色上浅下深,一点点渲染成浑然天成

的样子。它应该属于我。看着这块绿色的可爱小玉石,我想起了产地在吴堡的一种玉——“吴堡玉”。它属于石英岩质玉,颜色浑黄厚重但不失细腻温润,表皮有鱼鳞一样的纹路,气质与那只小葫芦大不相同。

都晓得,黄河水一泻千里,裹挟着沙石日夜不停地流淌,有的石头选择留在了岸边,而有的石头因为河道的变迁,被埋在了深深的黄土之下,岁月更迭,它们默默沉积,与日月星辰相依相守。吴堡玉大部分就深藏在厚厚的黄土层下面,它们主要分布在宋家川镇杨家店、康家塔、吴家川一带,这里是黄河的古河道。据专家勘测,现在吴堡玉石的初步储存量达到了23.5万吨,这是厚重的黄土地和滔滔不绝的黄河水赐予吴堡的宝藏。多少年无人问津,直到有一天,吴堡人把在黄河边捡石头当作最好的休闲娱乐方式,把遇到一块好石头称为要交好运气,这些沉睡了千年或是亿年的石头才终于与世人相见。

吴堡玉在玉石中品质独特。勤劳朴实的吴堡男子聪明睿智,他们把吴堡玉雕刻成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,推送到全国各地。谁说玉石没有生命,这些走进人们视野的吴堡玉把朴实、厚重、沉稳的品质用那细腻、收敛的光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我认为,如果把和田玉比作妙龄女子,那吴堡玉就像粗犷豪放的西北汉子。

当你走进吴堡那片玉石矿区,看着层层叠叠圆润的石头与沙砾、黄土构成一幅生动的地质“活地图”,不禁感慨,人们对吴堡玉的挖掘和吴堡的历史一样,远远不够,这里究竟隐藏着多少传奇的故事,它们与黄河水一样,从悠悠的历史深处走来,经历风吹日晒,冲击磨炼,用坚硬的外壳包裹着一颗隐忍温润的心,接纳着黄土和清泉的滋养,走向更遥远的未来。

人们不是在遇见玉,而是遇见自己的灵魂。拾玉人偶然遇见一块好石头,好石头遇到一个好匠人,好匠人把玉雕刻成人们心动的模样,最终好玉石遇到了好眼缘,果然一切“玉”见都是缘。